

五百字 500 WORDS

最新 文献

许家维谈悉尼双年展参展作品
李景湖谈近期创作及东莞独立艺术空间
武雨濛谈“离开白色尘埃之时”
卡斯腾·霍勒谈“方法论”
麦拉蒂·苏若道默谈自身创作
马克·布拉德福特谈自身创作

新闻 所见所闻 展评

最新新闻

玛丽·弗拉纳甘与陈乐明获得2018年数字艺术写作奖
墨尔本将建澳大利亚最大当代艺术美术馆
布鲁克林博物馆新收藏96件女艺术家作品
百余名文献展艺术家发声支持被极右人士攻击的希腊市长
艺术品关税六年内第三次下调
英国工党领袖承诺归还帕特农神庙大理石
第五届国际艺术评论奖 (IAAC) 在上海启动
莫斯科男子醉酒后蓄意损坏列宾画作
首届“北京当代”艺术展正式发布
美国警方停止调查原本涉嫌诈骗的瑞士艺术家

赵仁辉谈自身创作

关注我们



2015.02.20



赵仁辉, “无尽藏”展览现场, 2015.

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2008年发起了“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ICZ), 其目标是“发展批判动物学的注重视”并“推动创新甚至是激进的手段, 去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近日他在上海的香格纳画廊举办了个展“无尽藏”, 借此机会我们对其进行了采访, 访谈中涉及其创作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其作品激进化面目背后的思考。

ICZ (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 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它也是我的艺术家面具 (persona)。这个网站看似是一个正规的科技网站, 但同时也是我的个人网站。发起ICZ的初衷源于我们对科学的信任与信仰。我把科学语言和面貌运用到艺术中, 以探视人们是否给予艺术同样的信任与信仰。我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扮演成一位客观的科学家。我经常与一位要好的科学家朋友谈论我的作品。有时也会遇到新的科学家, 与他们的交流也会影响我的工作方式, 因此我没有一个既定的框架。我会阅读很多对认知世界具有新颖想法与论述方面的科学论文, 反之, 那些调查数据方面的论文对我来说则比较无趣。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但一些兴趣点往往会跳出来。有时数周中不一定有任何有趣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科学并不那么有趣。我尽量不去担当科学家的身份, 因为我不是; 而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倾向时, 我会阻止自己——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的探索应该有所区别。

我并没有从 John Berger 的《为何审视动物》(Why Look at Animals?) 中收益, 因为他没有提供答案。“自然艺术家”(naturalist-artist) 的意思是一位喜爱动物的艺术家。人们往往通过 Facebook 和 WhatsApp 发给我关于动物与树木的链接, 奇特、可爱、有趣的动物的图片与现实。这也是人们理解我的作品的便捷方式, 可能有时过于便捷了。人们认为我喜爱狗, 可能也爱猫, 但其实并非如此。我难以对人们用暴力改变的事物产生好感——猫狗都已不自然。我与其他自然主义朋友们分享的是好奇心与耐心, 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不得不说出的东西。作为一位艺术家, 我尽量避免给予那些本就无声 (voiceless) 的事物以声音, 但我认为试图给某些东西以话语权这一欲望本身很有趣。

我从15年前就开始收集动物捕捉器作为一种纪念品, 我有近100个捕捉器, 大多是从那些人们把动物视为祸害的城市收集来的。动物捕捉器很漂亮, 我决定把它们带到我的作品中, 用来理解自己收集它们的原因。人们觉得我是在反对捕捉器代表的暴力, 但并非如此。捕捉器是暴力的, 但大自然也是如此。捕捉器是人类为了与自然共存而发明的东西。将生物的习性、生态与弱点方面的知识凝结于一件东西和一个迅速的动作中, 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与自然的系统是暴力的。培育小型犬是尤为暴力的行为——还有哪个物种可以把狼变异成吉娃娃? 我想我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捕获自然。有时是有意识的, 例如为了食用而从海里捕鱼。有时是无意识的, 例如有些昆虫被困在我们的住所里而无法逃生。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是一位世界级食蚜蝇权威,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食蚜蝇的研究。他去过全球各地去采集食蚜蝇。食蚜蝇是一种有趣的蝇类, 外表近似蜜蜂和黄蜂, 所以鸟类不会捕食它们。它们有近百种颜色和体型。我往往会把肮脏、无趣与苍蝇关联, 但当我的朋友 Martin Hauser 给我看了这些蝇后, 我很震惊。每只蝇的来历与采集地点等细节都被记录, 它们来自全世界。我想把所有信息通过一张照片呈现, 这不但说明了我们对自然的无知, 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对她的好奇。

此外, 我的作品常常以“引用”一些惯例提示人们摄影的不稳定性, 例如科学文集, 纪实摄影, 野生摄影等, 或是将它们称为取景设备 (framing devices)。我在新作里尝试了新的方向: 简化作品的叙述性。让它们在某个意义上更直接, 无干预。福柯说过, “可视性 (visibility) 是个陷阱”。他指的是圆形监狱, 每一个犯人都被其他的人监视, 它制造了一个互相监视的极权系统。我对这句话做过很多思考, 但是这些思考并不指向被观察者, 而是观察者。可视性是个陷阱, 因为我们的想象往往通过经验的证据来获取。但可视性之外又是什么呢?

一文/采访/富源

分享至 PERMALINK

© ARTFORUM.COM.CN.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首页](#) | [新闻](#) | [展评](#) | [杂志](#) | [所见所闻](#) | [五百字](#) | [专栏](#) | [观点](#) | [录像](#) | [艺术向导](#) | [订阅](#) | [广告](#) | [联系我们](#) | [ENGLISH](#)

版权为ARTFORUM杂志社（纽约）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